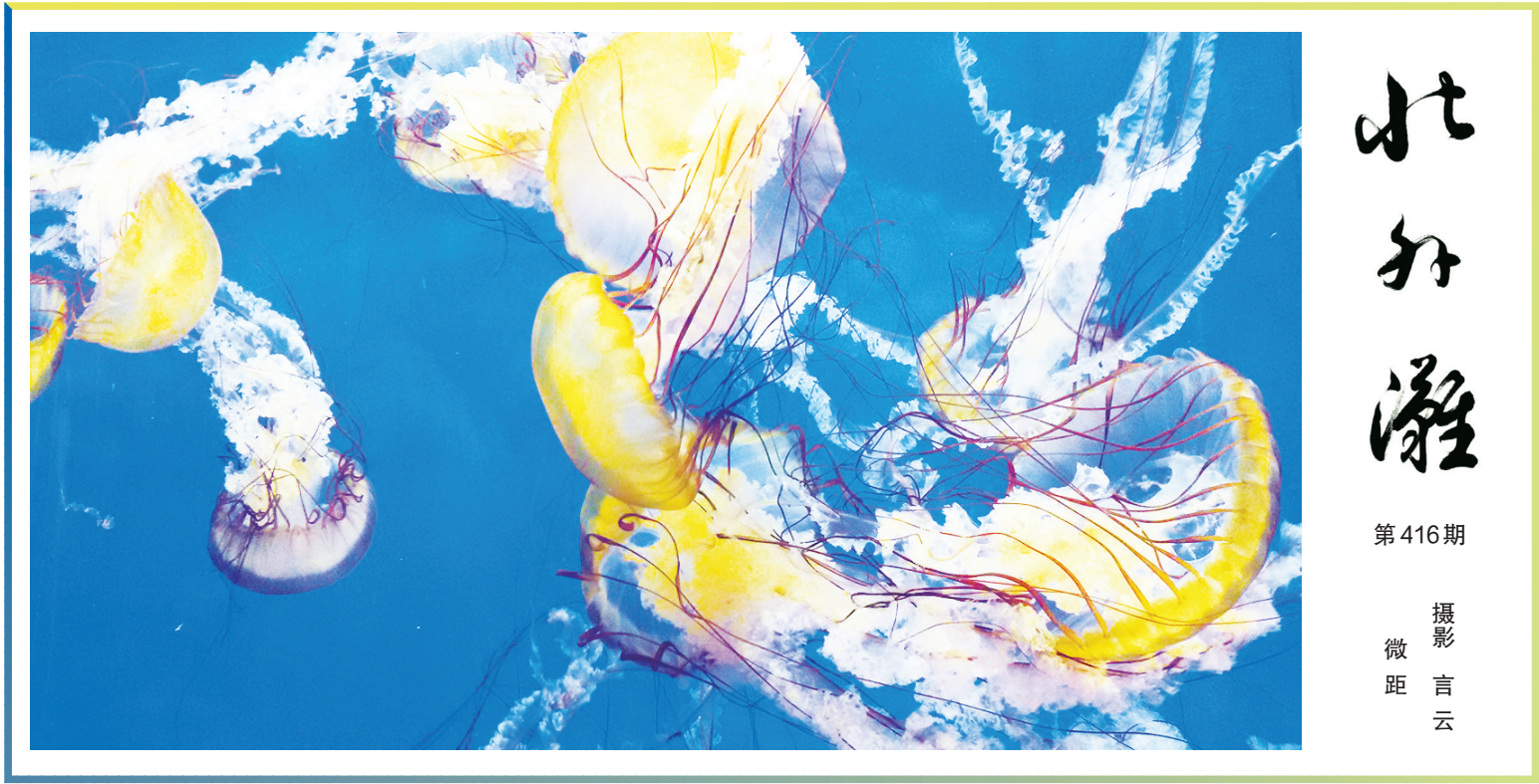




北外滩

第416期

摄影
微距
言云

慢时光

■周裔婷

前几日的天气还算不错，不知你是否也喜欢晚上出去散步。
抬头仰望，那是透明而深邃的紫红天空，月亮似乎是纯白的，婵娟高居天上，恒古不变，生动辉煌，偶尔会有云彩如薄纱般拂过，弄灰了月色，这天空如水色，这云彩像风儿拂过水面的水纹，一阵阵路过明月。朦胧的月色混在深紫之中，又像未洗干净的画笔无意间触碰了哪一块颜料，往盘子上一点，留下了一个灰蒙蒙的圆圈。

等回过神来，才发现早已停下了脚步，也“浪费”了太多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天空或许一直维持一种静态，所谓“景”也大径相似，但仔细一看这万间也未曾有一瞬相似，这样想来，也甚为有趣。

一两年，挪威的慢电视引起了广泛关注。

慢电视给人提供了一个窗口去看“似乎毫无变化却瞬息万变”的事物，它对人的一种吸引便是“真实感”，它不改变时间线，事实怎样它便怎样，当我们静下心来看上去一会儿，便能身临其境，进入这个环境之中，慢电视拍摄的也并不是所谓的“纪录片”，而是一次次通往生活的机遇，火柴燃烧时一刻不停地发声，时轻时响，有时候又会有哪里还未燃尽，被烧断的火柴便在砸下时产生“噼啪”巨响；还有游船，只有一片天与水，船开了，激起“吐白沫”的波浪，会不会有鸟儿飞过，会不会掉下鸟屎，岸边有几座小房子，几幢几层，小院子里有牛，主人去干什么了呢？……

当我们一直看向一处的时候，越来越“无聊”的时候，自己也会开始联想起许多事，甚至有时会开始自己给自己编故事，自己让自己回归“有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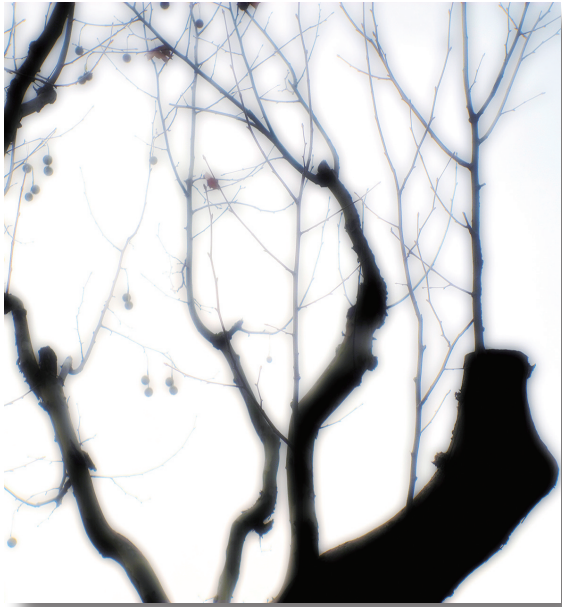
忽然间盯着傍晚时分的天空，生怕错过眼前这意外的美丽。或许慢电视也能给人这样的感觉，不想要放弃任何一秒，怀着期待的心，想象着下一秒会不会有什么意外。

因为“慢”，就更是显得永无止境，这世间一切都宛若静止一般，令人莫名地平静下来，根本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然而光阴就这样不复存在。当寂静这样地过去之后，回到现实之中总不免让人怅然。永恒这样静止了，永恒从不会静止。

慢，是一种心境，我常常认为一切外物最终是怎样的，取决于内心的感受，从容地看待一切，无中也会生有，当一切无足轻重的东西都被自己赋予了新的意义，生活便会有趣起来。

多希望自己能够多些时间，就静静地坐在那里慢慢地想啊，想到很多无关紧要的事物，想着想着，会越发的清醒起来，就好像从前世走回来了一样。

然而，能“慢”、会“慢”，也是一种修养，不是天然得来，需要时间与教育，惜乎今人无暇顾及矣！



《墨》 摄影 朱才忠



《书意日新》 书法 李立

『老一辈儿』

虽然我对生父的记忆为零，但因为妈和妈妈是南通人，因此我在习惯中，总是把南通当作自己的老家。

南通是上海的近邻，因此我多次去过南通。最早一次去南通，是和妈一起带着才三个月的妹妹回南通看望外公外婆的。回南通，大多是乘晚上十点的船从十六铺码头出发，这船出了吴淞口，就离开了熙熙攘攘、灯火辉煌的夜上海，在夜幕和渔火中斜着横渡长江。第二天清晨五点，只要在晨曦中看到远远排列在江边的上狼山等五座山，我就知道到了南通。

南通，在南通话里也叫通州，是苏南通向苏北的大门。当时的南通还没有这么现代化，从上海到了南通，就好像从城里到了乡下。从天生港码头进城，坐的是农民推的独轮车。那轮子好像也是木头的，一路上只听到那轮子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

在南通，外公外婆住的地方，原来叫东南城脚，是南通的老城墙。解放后，老城被拆除，沿着老城墙，造起了环城路，外公外婆住的那一带，就成了环城东路。外婆家是沿街的平房，这平房有前后两部分，由院墙隔开，有门洞相通。外公外婆住在前院，大舅舅一家住在后院。前院比较大，种着蚕豆等素菜，还有一个葡萄架。外公外婆住堂屋和厢房。厢房因为也用作睡房，所以地上铺了

那年春节，我从甘泉新村走到了南京路。从记事起，就听大人们津津乐道：南京路有远东第一高楼的国际饭店、有远东第一豪华的大光明电影院、有远东规模最大的第一百货商店……；大人们还说：只要顺着江宁路一直走到“碰鼻头”，就到了南京路。大人们眉飞色舞的描述，听得我如痴如醉，“走到南京路，看看大上海”，成为幼时我心中的“诗和远方”。

大年初一，我掙掙同楼同班级的桂英和淑芳同行。我们穿着新衣服，兜里揣着新票压岁钱和糖果糕点，从志丹路出发，到光新路，穿过沪宁线和沪杭线两道铁路岔口，过中山北路拐入光复西路，踏上造币厂桥（今江宁路桥），过桥，也不知穿越了几条马路，忽地，南京路横亘在眼前。

不满10岁，从“下只角”走来的我们仨，如同爱丽丝漫游仙境，将脸贴在橱窗上贪婪地张望。凝视着鬓发长辫、花布连衣裙的洋娃娃，犹如《悲惨世界》中的小珂赛特，那样地渴望拥有她；在人民公园门口仰望国际饭店，惊叹，原来房子是可以长得这么高这么美的。终于，极度疲惫的我们想起该打道回府了，到家已是暮色四合。

那以后，我常“走到南京路”。上初中后，我兴趣集中到了南京东路，因为我喜欢上国画、集邮、阅读小说，那里有朵云轩画社、上海邮票公司和新华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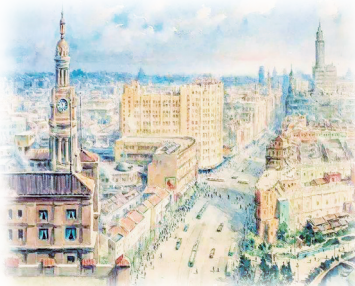
我的求知好学，感动了被左邻右舍称作“吴先生”的邻居。那时邻里之间是互相串门稔知的，他热忱地请在“西宫”搞国画创作的李师兄上门辅导我绘画，而且是全程义务制，此举驱动我常到朵云轩观摩别人的作品。说来有趣，我的作品竟然得到邻居“老广东”的赏识，向

我索取一幅“墨竹”，装裱后挂墙上直说好。其实，这是我唯一的送人作品。以后为生计奔忙，终未做成画家梦。今年春节前夕，我与朋友在南京路一家老字号饭店相聚。漫步在流光溢彩、现代气派的南京路，我感恩南京路上有着对我生命最好的馈赠。

当年逛南京路，在上海邮票公司的店里发现的“方寸艺苑”，于我犹如逛“大世界”般精彩纷呈。读技校仅有13元津贴，我就省吃俭用购买邮票。“纪特”票、“JT”票、小型张、小本票之类越集越多。每次出新邮票，特地赶到邮票公司，盖上配首日封图案的印戳再寄出，一枚精致的实寄首日封由此诞生。

在堪称上海最大的南京东路新华书店，我浏览到泰戈尔诗集《飞鸟集》《园丁集》《孟加拉集》等，这些几毛钱的小册子，我爱不释手，每出一本就购入一本；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系列外国文学名著更令我心仪，那黄底星花“网格式”封面的书籍，是时任上海译文出版社党组书记兼社长的著名翻译家孙家晋负责策划的。未意料想，多年后我成为孙老居住的小区的居民区党支部书记。我满怀崇敬地拜访他，聊起当年读书的热切，对他翻译作品的热爱，儒雅和蔼的孙老很是高兴，慷慨地选出《心笛神韵》《小城畸人》《克雷洛夫寓言》《落日秋风》四本书，签上名赠与我。翻阅这些书，我总情不自禁地想起他崇尚的“鸟从不回眸自己飞翔的痕迹，人岂能向往事求索”哲理诗句。他去世三年后，我写成纪实文学《一生诗意付“心笛”》，纪念这位中国泰戈尔的传韵者。

当年，少不更事的我，从甘泉新村走到南京路，这一走，生发出以后人生之路的许多精彩。如今，还住甘泉地区的我，对南京路的那份美好憧憬依然如初。



■张林凤

从梁村到山阴路

梁晓



些木板，但堂屋的地面，并没有铺装，只是一般的泥土地面。在南通，质量较好的民房，房顶的檩条上先铺上一层青砖，在砖上才铺上瓦。不过外公家里瓦是直接铺在檩条上的。外公的家里没有自来水，在屋檐下还放着一口缸，用来接房顶上流下来的雨水，雨水烧开了，可以直接当作饮用水，不需要像买来的河水一样，先要用明矾澄清。堂屋和厢房外，还有一间小灶房，灶里烧的是向农民买来的秸秆，比如稻草、棉花秆和豆秆等，烧饭用的是大铁锅，只是不用风箱。大锅烧出来的饭特别香，特别是那锅巴，每次吃完饭，都铲下放在篮子里挂在葡萄架上，留到第二天早上烧泡饭过“草鞋底”，“草鞋底”是南通的一种烧饼，做成菱形，看似鞋底，因而得名。到了南通，我最喜欢的事，就是钻到外婆的灶台边帮她烧火做饭。

外婆没什么爱好，就是喜欢抽个水烟，她有一个精致的水烟壶，那水烟的气味，和

故事连载

爸爸离不开的香烟味道完全不同，有一种淡淡清香。抽水烟要把草纸捻成香柱，那已经烧过火的香柱头是焦黑的，外婆只要用口轻轻一吹，就会重新燃起火头，把火头按在水烟壶上，用口去吸水烟，水烟壶就会发出呼噜噜的响声，我喜欢看外婆吸水烟，闻那股水烟味，帮外婆把草纸捻成香柱。但把那焦黑的香柱头重新吹出火来很难，我一直到把腮帮子吹麻了也没有学会。

外公不抽水烟，他喜欢坐在饭桌边上，用扑克牌一个人静静玩他的连牌游戏。

外公生于一八八七年，曾经做过前清南通狼山镇的差弁。他本姓顾，后来过继给王家为子。以后外公不当兵了，一九一七年去南通城里的陈福记电灯安装店当了店员，妈就是在这一年出生的。外公在陈福记干了十八年，后转入通明电器公司做外勤业务员，也叫“跑街”，一直干到一九五三年退休。外婆比外公大几岁，是南通骑岸镇人，十几岁时就嫁给了外公，他们一共生了七个孩子。除了大姨妈、妈和妈妈外，还为我生了四个舅舅。可惜一个舅舅在十八岁的时染上了霍乱，不治身亡，另一个舅舅三岁得了肺炎去世，所以最后只剩下大舅舅和二舅舅。

